



更容易吸引家长的注意力。此外，国潮风格民宿、电竞民宿、营地帐篷、红色旅游、研学旅游等主题民宿，也在兴起中。

但董春方提醒道，虚假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美好的，“还是要减少人为的置入，尽可能保持原生态的面貌”。

从民宿到宿集

逛农场、观星宿、做西夏陶，或深入茫茫沙漠，设宴湿地湖泊，探索史前岩画……2019年，黄河宿集横空出世。项目发起方引进了四家国内头部民宿品牌：西坡、大乐之野、墟里、飞集，并创立了新品牌“南岸”，组成中国第一个民宿集群。

刚刚开业的黄河宿集春节期间入住率就最高达85%。三年来，全年平均入住率均高于70%，客房均价2000元/间/夜。即便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，它还曾创下四个月满

上图：为了留住游客，金山嘴渔村景区发展夜经济。

房的奇迹。

就这样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几乎荒废的大湾村，成为了西北旅游代表性的度假目的地，也真正让“民宿集群”这个概念走进行业圈和政府圈的主流视野。

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，在疫情暴发之前，国内的民宿行业正值高速发展期，行业规模初步成型，2019年中国民宿市场规模达225亿元，较2018年增加了60亿元，同比增长36.36%。

同时，市场对高品质民宿、高体验感民宿的需求在增强。“但目前市场上，这类民宿仍然欠缺，才会出现一到节假日一房难求的情况。”途家民宿副总裁胡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。

虽然黄河宿集成功或许难以复制，但消费的多样化需求正在倒逼民宿行业提质升级。尤其在疫情之下，上海提倡市内郊区乡村游、城市休闲游的背景下，形成了旅游消费的内循环。民宿的发展迎来了特

殊的条件。

董春方表示，疫情加速了民宿行业的优胜劣汰，经过一轮洗牌，希望可以为民宿带来更多元化的发展，出现更多档次的特色民宿，而非一味的高价民宿。

回顾崇明民宿的发展，刘庆表示，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最早的农家乐阶段，第二阶段是2014年以后崇明精品民宿的蓬勃发展，第三阶段是这两年崇明民宿进入了高质量集群化发展阶段。

从第二阶段跃升至第三阶段，其中就不得不提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举办。在花博红利的带动下，崇明民宿再次呈爆发式递增，目前全区通过“崇明农家”备案的民宿达1030家，床位总数约1万张。

可见，民宿与村落的发展相辅相成，而乡村振兴为民宿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资源。近年来，崇明结合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实际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，崇明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形式，正在蓬勃发展。

在刘庆看来，作为上海的“后花园”，崇明有着天然的优势，崇明民宿要抱团发展，“有了更大的平台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和引导，才能建立更健康的生态圈”。

在金山嘴渔村，吴雪洪则透露，正在规划建设妈祖文化园，进一步推行金山嘴地区的妈祖文化，同时结合金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的建设，形成“前有时尚滨海，后有古朴渔村”的差异化发展，提供给游客更多的选择。

的确，如同度假酒店一样，民宿就是旅游目的地，只是它更小而美，可以出现在更多意想不到的地方。☒